

JINGDIAN

QIMENG WENKU

国学大师系列
GUOXUE DASHI XILIE
经典启蒙文库



上海大学出版社

王国维

经典文存

● 洪治纲 主 编

王国维

经典启蒙文库

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经典文存 / 王国维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11

(经典启蒙文库/洪治纲主编)

ISBN 7-81058-537-1

I. 王... II. 王... III. 王国维(1877~1927)-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602 号

经典启蒙文库

王国维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 56331131)

出版人: 李顺祺

*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37 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7-81058-537-1/I·016 定价: 18.00 元

销售热线: (021)56331806 56332415



前 言

前言

作为近代中国的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年—1927年)驰骋文史哲诸领域数十载,既是我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评述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并确立了许多较为系统的近代史学标准和方法。他的一生,大致历经了早期的康德等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中期的宋元文学研究以及后期的中国古史研究三个阶段,均创获巨大。尤其是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他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更是成果累累,誉满学界。时人曾称王国维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则盛赞他是“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州海宁城内双仁巷,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祖辈世籍开封,曾为官,宋高宗南渡后,王家遂定居海宁,父亲王乃誉经商,系中产之家。王国维六岁时入私塾,且常受父亲启蒙,自幼便泛览群书。1892年参加海宁岁试,中秀才,一时名噪乡里。后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1898年,王国维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书记,并在东方学社半工半读,研习外文与西方近代科学。不久,百日维新失败,《时务报》亦遭西太后取缔,王国维顿入窘境。此时

罗振玉偶从朋友处见王国维题扇诗,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之句,大为赞赏,并对他倾力相助。王国维一生的学业,遂由此而发端。

1901年,王国维协助罗振玉译编《教育世界》,并在该刊上陆续发表自己所写的有关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介绍与研究文章,向国人大力引进西方思想。1903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赴通州师范学堂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并撰成《哲学辨惑》及译文《西方论理学史要》等著作。1904年,在继续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同时,王国维又以叔本华哲学思想为出发点,逆封建道学之观点解剖《红楼梦》,撰成《红楼梦评论》。该文将哲学与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见解别具一格,是他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此外,他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先后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等文。从1905年到1907年,王国维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一系列考研,先后撰成《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大量文章,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这一时期,王国维十分注重对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获得颇多启迪,为他日后形成许多新的学术思维与研究方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07年,王国维得到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的赏识,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学术道路亦由哲学转向文学,并主攻戏曲之研究。1908年,经过数年的搜集与撰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在《国粹学报》陆续发表,立即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1910年,他又对全书进行全面修订,并加附记出版。该书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1912年,王国维又完成另一部代表性的著述《宋元戏曲考》。此书不仅把一直被人们鄙视的戏曲提高到可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其中“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宋之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和“金院本名目”等几章,也是对宋金杂剧系统研究的开端。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并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1911年,王国维在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现代观点,大力倡导新旧文学的融会,中西文化的融会。1912年,罗振玉藏书运到日本,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后他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工作,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对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并极力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1914年,王国维与罗振玉合著而成《流沙坠简》。此著是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1917年,王国维运用地下发现与地上文献的双重印证(即“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先后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重要文章。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驱逐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身,因家人劝阻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主授经、史、小学,并在讲稿的基础上形成了《古史新证》一书。此后,他的研究逐渐转向西北地理和元史。这一时期,王国维在努力掌握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大胆地否定了单纯的考古旧法,代之以西方理性的分析再融通综合,把单纯的感悟提升到理性的大综合层面上来,从而开创了影响中国学术界长达一个世纪的王氏之学。1927年6

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其自杀之谜,至今未解。

王国维一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追求文化自我保持中的“内圣”与文化自我更新中的“外王”的统一,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新举”、“新思”、“新法”,从而使自己成为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杰出学者。我们编选的这本《王国维经典文存》,是从王国维的全部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主要偏重于戏曲研究、文学和史学等方面的论述与思考,它无疑会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编者

目 录

戏曲考源/1

古剧脚色考/23

古剧之结构/38

元剧之时地/42

元剧之文章/48

元南戏之文章/55

录曲馀谈/62

优语录/73

人间词话/87

《红楼梦》评论/132

屈子文学之精神/154

韦庄的《秦妇吟》/158

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62

殷周制度论/169

《周书·顾命》考/184

《周书·顾命》后考/189

陈宝说/194

目

录

秦都邑考/195

秦郡考/198

汉郡考(上)/203

汉郡考(下)/209

西胡考(上)/213

西胡考(下)/216

西胡续考/220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223

论性/229

释理/240

原命/253

《国学丛刊》序/258

《流沙坠简》序/262

东山杂记(节录)/271

王国维生平及著作年表/301

戏曲考源^①

楚词之作,《沧浪》、《凤兮》二歌先之;诗馀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独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于是有疑其出自异域,而与前此之文学无关系者,此又不然。尝考其变迁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不过因金元人音乐上之嗜好,而且益发达耳。

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古乐府中,如《焦仲卿妻》诗、《木兰辞》、《长恨歌》等,虽咏故事,而不被之歌舞,非戏曲也。〔柘枝〕、〔菩萨蛮〕之队,虽合歌舞,而不演故事,亦非戏曲也。唯汉之角抵,于鱼龙百戏外,兼搬演古人物。张衡《西京赋》曰:“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又曰:“总会仙倡,戏豹舞黑,白虎鼓瑟,苍龙吹篴,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以逶蛇;洪崖立而指麾,被羽毛之襜褕。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则所搬演之人物,且自歌舞。然所演者实仙怪之事,不得云故事也。演故事者,始于唐之大面、拨头、《踏摇娘》等戏。代面(即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

① 此论著作于1909年,曾刊入《国粹学报》,收入《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

象之也。踏摇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夫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右见《旧唐书·音乐志》，《乐府杂录》及《教坊记》，所载略同。）及昭宗光化中，孙德昭之徒及刘季述，始作《樊哙排闥》剧（宋陈旸《乐书》第一百八十六卷）。唐时戏剧可考者仅此。至宋初，搬演较为任意。宋孔道辅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赧然径出。（《宋史·孔道辅传》）又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后进多窃义山语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捃扯至此。闻者欢笑。（刘攽《中山诗话》）至南宋时，洪迈《夷坚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载优伶调谑之事，尚与此相类。虽搬演古人物，然果有歌词与故事否？若有歌词，果与故事相应否？今不可考。要之，此时尚无金元间所谓戏曲，则固可决也。

杂剧之名，始起于宋。宋制：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小儿队、女弟子队，各进杂剧。队舞及杂剧之制，具见《宋史·乐志》及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志》谓舞队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人。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进酒，庭中吹觱篥，以众乐和之。赐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饮，作〔倾杯〕，百官饮，作〔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以次进食。第四，百戏皆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杂剧。罢，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举酒，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蹴鞠。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箏。第十四，女弟子队舞，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

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九，用角抵。宴毕。而队舞制度，《东京梦华录》所载尤详。初，参军色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并小隐士帽。著绯、绿、紫、青生色花衫，上领四契义褙，束带，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帕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金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句。乐部举乐，小儿队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内殿杂戏，为有使人在座，不敢深作谐谑，惟用群队，装其似像，市语谓之拽串。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又群舞〔应天长〕曲子，出场。女弟子队舞，杂剧，与小儿略同，唯节次稍多。此徽宗圣节典礼也。若宴辽使，其典礼与三大宴同，惟无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辽宴宋史，则酒一行，觥筹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辽史·乐志》）由此观之，则宋之搬演李义山，辽之搬演文宣王，既在宴时，其为杂剧无可疑也。

杂剧亦有歌词。《宋史·乐志》谓：“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辞，未尝宣布于外”是也。其词如何，今不可考。唯三大宴之致辞，则由文臣为之。故宋人集中多乐语一种，又谓之致语，又谓之念语。兹录苏子瞻兴龙节集英殿宴乐语，如左节：

教坊致语

臣闻帝武造周，已兆兴王之迹；日符祚汉，实开受命之祥。
非天私我有邦，惟圣乃作神主，仰止诞弥之庆，集于建丑之正，

端玉履庭，爰讲比邻之好，虎臣在泮，复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与人均福。恭维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焕乎有文，日讲六经之训，述而不作，思齐累圣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协德，卜年七百，方过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万，玉座传觞，诵干戈载戢之诗，作君臣相说之乐。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亲逢盛旦，始庆猗兰之会，愿赓击壤之音。下采民言，上陈口号：

口 号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惊喜识天人，共知若木初生旦，且种蟠桃不计春。请使黑山归属国，给扶黄发拜严宸。紫皇应在红云里，试问清都侍从臣。

勾 合 曲

祝尧之寿，既罄于欢谣，众舜之功，愿观于备乐。羽旅在列，笙磬同音，上奉严宸，教坊合曲。

勾 小 儿 队

鱼龙奏技，毕陈诡异之观；髻乱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儿入队。

队 名

“两阶陈羽籥，万国走梯航”乐队。

问 小 儿 队

工师在列，各怀自献之能；偃子盈庭，必有可观之伎。未知来意，宜悉奏陈。

小儿致语

臣闻生民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锡以神圣之子孙，孚佑下民，笃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尧颍之山河。若帝之初，达四聪于无外，如川方至，倾万宇以来同，恭维皇帝陛下，齐圣广渊，刚健笃实，识文武之大者，体仁孝于自然。歌诗思齐，见文王之所以圣；诵书无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诞日载临，輿情共祝，神策授万年之算，洛书开五福之祥。臣等嬉游天街，沐浴王化，欲陈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随。未敢自专，伏取进止。

勾杂剧

金奏铿锵，既度九韶之曲；霓裳合散，又陈八佾之仪。舞辍暂停，优伶间作。再调丝竹，杂剧来欤！

戏曲源

放小儿队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毕陈，识天颜之广大。清歌既阕，叠鼓频催，再拜天街，相将归去。

勾女童队

垂鬟在列，敛袂稍前，岂知北里之微，敢献南山之寿。霓旌全集，金奏方谐，上奉威颜，两军女童入队。

队名

“君臣千载遇，歌舞万方同”乐队。

问女童队

掺挝屡作，旌夏前临，顾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献技。欲

知来意，宜悉奏陈。

女童致语

妾闻瑞凤来祥，共纪生商之兆，群龙下集，适同浴佛之辰。佳气充庭，和声载路，辇出房而雷动，扇交翟以云开，喜动人天，春回草木。恭维皇帝陛下，凝神昭旷，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兴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国之无穷。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设九宾之礼，乐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覩昌期，获瞻文陛，虽乏流风之妙，愿输率舞之诚。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

清浄自化，虽莫测于宸心，诙笑杂陈，示侑同于众乐。金丝再举，杂剧来欤！

放女童队

分庭久立，渐移爱日之阴；振袂再成，曲尽回风之态。龙楼却望，鼙鼓频催。再拜天阶，相将归去。

天子大宴之典如是，民间宴会之伎乐，当仿此而稍简略。故乐语一种，凡婚嫁、宴享落成时，均用之。更有于勾队、放队外，兼作舞词者，秦观、晁无咎、毛滂、郑仅等之《调笑转踏》是也。兹录郑仅之《调笑转踏》如左：

调笑转踏

良辰易失，信四者之难并；佳客相逢，实一时之盛事。用陈妙曲，上佐清欢。女伴相将，调笑入队。（此与《乐语》之勾队相当。少游作，此下尚有口号一首。）

秦楼有女字罗敷，二十未滿十五余。金钗约腕携笼去，攀枝折叶城南隅。使君春思如飞絮，五马徘徊芳草路，东风吹鬓不可侵，日晚蚕饥欲归去。

归去，携笼女。南陌柔桑三月暮，使君春思如飞絮，五马徘徊频驻。蚕饥日晚空留顾，笑指秦楼归去。

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城西渡头。拾翠每寻芳草路，采莲暗过白蘋洲。五陵豪客青楼上，醉倒金壶待清唱，风高天阔白浪飞，急催艇子摇双桨。

双桨，小舟荡，唤取莫愁迎叠浪。五陵豪客青楼上，不道风高江广。千金难买倾城样，那听绕梁清唱。

绣户珠帘翠幕张，主人置酒宴华堂。相如年少多才调，消得文君暗断肠。断肠初认琴心挑，么弦暗写相思调，今来万事不关心，此度伤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绣户银屏人窈窕，瑶琴暗写相思调，一曲关心多少！临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缓缓流水武陵溪，洞里春光日月迟，红英满地无人扫，此度刘郎去后迷。行行渐入清流浅，香风引到神仙馆，琼浆一饮觉身轻，玉砌云房瑞烟暖。

烟暖，武陵晚，洞里春光花烂漫，红英满地溪流浅，渐听云中鸡犬。刘郎迷路香风远，误到蓬莱仙馆。（此下尚有九诗、九曲，分咏各事，以句调相同，故略之。）

放 队

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人陌上拾花钿。

今以之与《乐语》相比较，则《乐语》但勾放舞队，而不为之制

词；而转踏不独定所搬演之人物，并作舞词。唯阙数之多少，则无一定。如上郑仅之〔调笑〕，多至十三阙；秦、毛二家各八阙，而晁无咎作，则仅七阙耳。（秦、晁、郑三家〔调笑〕，均见《乐府雅词》，毛作见《宋六十一家词·东堂词》中）其但作勾队遣队辞，而不为作歌词者，亦有之，如洪适之《句降黄龙舞》及《句南吕薄媚舞》是也（见《盘州文集》卷七十八）。然诸家〔调笑〕，虽合多曲而成，然一曲分咏一事，非就一人一事之首尾而咏之也。惟石曼卿作《拂霓裳转踏》述开元天宝遗事（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三），是为合数阙咏一事之始。今其辞不传，传者惟赵德麟（令峙）之商调〔蝶恋花〕，述《会真记》事，凡十阙，并置原文于曲前；又以一阙起，一阙结，之视后世戏曲之格律，几于具体而微。德麟于子瞻守颖州时，为其属官，至绍兴初尚存。其词作于何时，虽不可考，要在元祐之后，靖康之前。原词具载《侯鯖录》中，录之如左：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元，访奇述异，莫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筦絃。好事君子，极宴肆欢之余，愿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终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褻，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全篇之意。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听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金娥生玉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